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蹟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蹟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爲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爲蕭蹟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
暢深會帝言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
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
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
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
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
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
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
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

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
然後表聞若投化之入聽五品已下先即優
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
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
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東郢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六中正肅並
於撫接洽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
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節館華
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貴也故復此勅

又詔曰肅丁荼薨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承
魏縣躬操亡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哲雪怨恥
方展申復窮諭再暮蔬縵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未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
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
之曾與三居四罰寧其哀終吳負處酷豈聞四載夫
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共雖欲過禮朕
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為裁練禫
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日

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
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為而來肅對
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群臣焦怖不敢自
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
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
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為少澤蒸民未聞
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
遣舍人答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

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
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
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
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蕭曰臣聞聖
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
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
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
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
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答曰昨內外貴

賤咸六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勸之辭三覆
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
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懷
旣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
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樹雨大降以破
蕭蕭鸞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
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
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蕭頻表固讓不
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旣平漢陽詔蕭曰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
措卿情同伍負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辭人誠
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美吳閭而長息比獲
許爾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
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曠之
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
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剋而蕭鸞遣將
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為叔業所虜肅表
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城意

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鈇兵新敗於前軍往勢
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
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剋之舉不可為
孤疑之師徒失南寇也卿便息意俾彼以圖義
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
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益表糧盡軍不及至
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
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為平南
將軍中書令高祖崩遺詔以肅為尚書

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
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
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
敬而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
自躋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為憾焉每謂人曰朝
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
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
降而避之尋為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甲釋
詔肅尚陳留長公主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

賜錢二十萬帛三千匹肅奏考以顯能陟幽
著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以
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
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蕭寶
卷豫州刺史蕭懿率眾三萬屯於小岷交州刺
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
士等領眾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
擒其將橋珉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

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
勞之又問河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
死寶卷所仗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
之期勢將不久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
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
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
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

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
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
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
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
慰厥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帛一
千匹布五百匹蠟二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
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
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
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舟是託顧瞻斯所

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誠義終於
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
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冲預兩墳之間使之
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
以肅忠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肅宗初詔
為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子三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
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列

紹弟理孝靜初始得還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

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

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世宗初攜

兄子誦翊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

為輔國將軍幽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

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雋風流甚美自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

空塔議通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詔議加前
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
未幾徵為長兼祕書監從給事黃門侍郎肅宗
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
音制抑揚風神踈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世贈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孝康武定中尚書郎中卒

孝康弟雋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

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諫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

稍遷尚書郎負外常侍司空詔議光祿大夫廷

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初轉兵從太常卿

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衍屆治

未幾屬介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為其攻

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今

其騎牛從軍火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

年五十二勅給東園祕器贈物三百段贈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諡曰文獻衍篤於文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行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遊肅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義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人為散騎常侍孝莊初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丞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也祖愔與從叔宣搏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負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為後弁父叔珍

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雋瞻少有美名
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
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送相祗好彪為祕
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為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
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
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
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
玉楚王不知寶貴之也遷中書侍郎兼負外常任

使於蕭蹟蹟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

美之以為志氣寒言列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

止周遂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

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

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

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

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

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

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

言

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
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
薦身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
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
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
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本族意所不便者弁因
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忘者又申達之弁
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
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荆領

葉皆減成士營曲水陸兼任遷散騎常侍尋遷

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無相

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

治且常侍者黃門之屬虜領軍者二衛之假攝

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

祖北都之選也李冲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

恨於冲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冲

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冲劾彪不至

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

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
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
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并
獨進及御床歔歔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
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園留并以本官
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
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總攝二曹可不自勉并頓
首辭謝并劬勞三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
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冲高祖每稱并可為吏

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并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
人輔政而并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
三百匹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并性
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
謂并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并笑曰臣家未
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
雋秀何得不推并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
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并人身良自不惡
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恠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
負外郎遷給事中坐諂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
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
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璽臺
臨政委任元而又倚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
斷又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
之維見又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涿都尉
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
父子懼而逃遁鞠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飢大

府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又言
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
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倖
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為
無狀構聞天下人士莫不恚忿而賤薄之及又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紀為散
騎侍郎維為大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起
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起遷
尚書郎初并謂族弟世景言維性疎險而紀誠

慧不足終必敗言業也世景以為不爾至是果
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
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母云伯緒兇跡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
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又黨除名遂還鄉里
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為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自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

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叉以穎為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

之向穎拜曰新婦人被髮分為高崇妻故來辭

君泣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燮字崇和廣平王懷郎中令貞外常侍

爲征北李平司馬北珍元愉頗有贊謀之功
燮族弟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
坐聚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踈凡
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
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
貴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才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
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
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美矣誦翊繼軌不殞

尤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
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羊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逆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兒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

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大原王希者逸妻之姪
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策
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
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
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
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也祚
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
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大博唯事魏文微臣
虛薄遭奉明聖自惟幸世因勅以太宰祭淮廟

令祚自撰祭文以贊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
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
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
前朕何為龍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
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
銳意典禮兼銓錯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
內外規略號為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
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
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微後園高祖舉觴賜

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
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
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
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
鑒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
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
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
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
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

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乘輿南討作以
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高祖崩咸陽王禧
等奏作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
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懸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
憲設禁義纂惟今是以先王訟物之情為之軌
法故入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昔所以謀
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
惟百義博遠理絕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

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
尋詔旨信亦斷其通逃之路為治之要實在於
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為可傳之
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
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徒其兄弟
罪人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
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
於胥不免姦途自塞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夕

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
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
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
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飢弊大矜傷愛下多所
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
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
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
明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

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大極騶唱至上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祚懷一黃瓠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瓠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爲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從舊來之旨爲從景明之斷爲從正始爲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爲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爲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

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況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況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爲上下一殿爲上中二殿爲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令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爲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上有一載準

限而判三應昇退今旣通考未審爲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爲第隨前後年斷各官除其善惡而爲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爲差此條以寡愆爲最多戾爲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爲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十者爲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比自蒙宥免或爲御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

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爲次
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
中何容別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物惣多年之言至
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罪贖
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尋加散騎常侍時詔懿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
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
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
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

云旣東作將始巨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千
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
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万雜以錦繡又特賜
以劔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
綯逼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
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
以一酌之水或爲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
草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萬人領羽林一万余
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万長驅電邁盡令

撲討擒斬之勲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
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
非發衆之日苟事理且然亦不得不爾昔辜顧
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獫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
嘿并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
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

之用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
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世嘗自
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之曰人生有運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三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
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
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
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

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說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昭且既重時望亦深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愧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西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名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也應推王瓊也祚退謂人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減之然

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咸以祚為崇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禮以弟三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

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
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彞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
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
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詔襲又為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彞性公彊有風氣歷隨見經史高
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
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彞並為
散令彞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苦於督
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彞恒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
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
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兒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
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
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
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去轉彝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去非虎非兕盜彼曠野劫書

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兼彝務尚典式

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

伯風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懼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

以勤舊被徵乃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

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

其舊俗民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

有非名者隨其輕重請為去未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彞意願尚主主亦許之
僕射高隆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彞於世
宗稱彞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與
馳驛檢察貳興隆所親愛必欲致彞深罪彞清
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
攝稍能朝拜父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彞
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
疾象庭而志氣彌亮上表曰臣聞元夫高明尚

倚列星以助明洞庭淵湛猶藉衆流以增大莫
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深未盡其廣先聖識其
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
未明舜稱盡善敷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
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
以自改者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
能警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偷歷二千
以孤鬱鬱伏惟太祖撥亂昇代重光世祖以下世
之才開湯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

祖大聖臨朝經營士始未明求衣日具忘食開
前剪荆棘徒御神恩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
種之渠衡南吳服之節沙西擅頭之戎漠北辨
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蕃積德懋於夏殷富
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
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
况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
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明武關方略
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

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
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
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
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
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
囹圄寂寥之美可為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
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
禽羅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
紂膏甜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

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既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
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
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固不
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
帝歷三千二百七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
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孟之類脫
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
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
收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
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又表曰竊惟皇王統
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
詢於弼蕘著之周什輿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
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
晉雖道有隆污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
失御中夏崩離劉符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
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
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
彼鯨鯢龜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

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
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
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
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
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
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
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
詩並始申目而值鑿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
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木
諱奄臻四海崩募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口
牧秦蕃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下八歲常
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爲深
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
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旣蒙崇以祿養復得拜
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
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
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埋
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彞及

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
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
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
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
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
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
欽賢愛將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及之大起第宅
微號華侈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
憾焉榮官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
援漢中之勲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
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
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
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

掠道中新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羸堂
下捶辱極意唱呼整整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此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
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
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
重走免羸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隣輿致於
寺遠折聞見莫不惋駭羸臨終口占左右上啓
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覲徒
思竭智盡誠終然靡効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

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
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
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
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
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
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
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 臣之命也知
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
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

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
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
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
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繫蓬卒時
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賢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
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
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
瘳始奉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
吾爲張彞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
之苦以至於此初彞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爲
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罷入冀州積三十
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較天下民戶最爲
大州彞爲黃門每侍坐以爲言高祖謂之曰終
當以卿爲刺史酬先世誠效彞追高祖往旨累
乞本州朝議未許彞去後靈太后云彞屢乞冀
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

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諡
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
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勤舊不幸疹廢特除
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如均
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
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
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暹
討平之多所殺戮積戶數万始均以郎中為行

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
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
及始均之死也始未在於烟炭之間有焦爛之
物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諡曰孝

高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高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
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
風力寒暑有主臣之氣銜命擁旄風聲猶在並
魏氏器能之臣平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
均才志未申惜也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魏書六十五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頗徵
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魯宗後蓋孫穎字
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勃海高
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
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然
里父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不
學義宜侍謹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

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督馳馬就療卒贈冠軍
將軍定州刺史謚曰康子脩年卽巒父也州主
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
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鬚姿兒甚偉州郡表貢拜
中書博士遷負外散騎侍郎爲其意所賞兼
負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贖還拜直郎轉中書
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座席高祖因行樂室司空
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樂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

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息刀降寧容不務
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巒之
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
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
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
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
旣摧衆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
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
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
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
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
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
不務竒綺至乃以紙絹爲帳屐銅鐵爲轡勒訓
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
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
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
疆清晏遠邇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
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
以支歲自今非爲要湏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
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
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且從事
巒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
楊舉統軍楊衆愛汎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

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
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
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關城流雜疑李侍叔逆以
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
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
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
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
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睹擒斬一
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

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
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
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特遠
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
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
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
任僧裒輔國將軍李猷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
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
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

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
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
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
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者
縣戍遂逼涪城竊山表曰揚州成都相去万里陸
途旣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
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
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
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

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
淵藻是羣劇少年未洽洽務及至矣州便戕鄧
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慮
津渠退敗鑠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石
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旣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
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旣剋南
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
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
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旣出綿竹彼即

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
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
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
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
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庸蜀之卒
唯便刀稍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豈可
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悔亡春秋
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作
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

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亦今矣是以踐極之初
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關雒外謐以風清
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田息兵候機而動而天
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
逸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又
更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
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
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天劍旣剋南安據
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

惠瞻望涪益且不可省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
出為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為寇今若不取後
圖便難輒率愚管之幾危剋如其無功分受憲
坐且益州貯實戶亦十萬比壽春義我陽三倍非
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
經略臣之在此便命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烏
詔曰若賊敢闕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
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勅方將席卷
此司雷掃西南

令圖務申高峻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
萬眾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關實力
故也況臣才絕古人智勇又關復何宜請二萬
之眾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
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
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
數方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
則已一萬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夫險古來所稱也。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此之一言，良可情也。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驢駘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為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過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竝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万全之計，然後圖彼

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

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縮勢難，故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

而表罷彼士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

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與字幾，啓往往可觀，冠帶

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網無由，則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

以鬱鬱使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立恩自號，已

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整
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
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旣剋巴西遣軍主李
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
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
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
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氏楊集起等反叛
巒遣統軍傅賢眼討平之語在賢眼傳巒之初
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

主上直信李冲吹嘘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
忠死咸以祚爲宗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爲主簿早卒思恭弟慶
禮以弟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
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歷占候言
事頗驗初爲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
徒主簿大尉從事中郎入禮當世善事權寵世

號之曰郭少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勳作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
卒贈征虜將軍瀛洲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
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
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史

父又靈員且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

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

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為

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潛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大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

例降侯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

著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尋居喪過禮送葬
自平城遠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貞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
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
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
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為兼郎中黜為守尚書世宗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轉尋
與兼尚書刑憲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為御史

進退規度委之高第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曰

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

可率二方之眾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

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上又詔巒

帥眾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

掎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是竊竊有未

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

須先計校非可抑為必幸其無能若欲掠地

誅民必應不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

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
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
未易可尅又廣陵懸遠去汴四千里鍾離淮陰
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艱守澆加
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
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
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
擬之後舉又江東之豐不患又無畜力待機

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磐
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巒又表曰蕭衍侵境又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際
邊患斯由靈贄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
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
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
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
計不顧万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
糧運舡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
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
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漸水深
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卒弊苦遣臣赴彼糧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
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其辱如何若信臣言

也願賜臣傳若謂臣難行求回臣所領兵統悉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
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亦備征
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旣謂難何容強遣詔
曰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
望士馬旣躬無容傳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
朕掃殄以赴機會密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
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密不平昶
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
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
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
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
大悅乃背昶為巒言於世宗去巒新有大功已
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
有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
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
巒斬遣其冠軍將軍齊荀仁率眾入據懸瓠

詔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
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
遣巒曰司馬悅不慎重明之戒智不足以謀身
正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
南藩捍兼云 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
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
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乎之巒對曰早生非
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

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攝不得已而苟
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
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接溺於利欲之
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
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
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
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
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
行晷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

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
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洪旣
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
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
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
不敢進乃與巒分兵犄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
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
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

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
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
竒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
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
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
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
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
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
前曾劾已乃去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
之及琛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
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兒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
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
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屨臣父屢為大將而
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
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出為安遠將
軍平州刺史時北蕃多難稽留不進免孝莊初
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東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
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
初以本官領嘗藥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
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遂銳於財利
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
祿勳卿幽州刺史

從微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字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暉在文

傳

僅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初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

老雅好入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閣祭酒

世宗初為與廣平王懷遊宴左遷鄭縣令未之

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後南王文

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

將軍出為南兗州刺史徵為太中大夫兼丞相

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宣除滄州刺史為政
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
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
義讓初為南充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啓其
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為
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
從官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光宗子高頌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

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
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
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
晉陽年三十四

巒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
作郎領樂浪王傳後假負外散騎常侍使於金
或以將命之勤除廷慶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
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二

子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為時

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
使於蕭贖產仍世將命時人美之後遷中書侍
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
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諡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
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高祖
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
上言轉司徒屬國子博士尚祖崩尚書令王肅
及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

徙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
者八座奏輟之而渚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
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君親害親
者今不及子旣逆甚梟鏡禽獸之不若而使裡
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
之義若聖教含宥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
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
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
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舩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恭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疑之長子少有
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
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
喪以孝稱後以例降龍老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
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
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
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
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
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遂行河南尹豪右權貴

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
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
上表諫曰伏見己丑詔書晏軒鑿輅行幸有期
鳳服龍馱刻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
馳騶騶於綠竹之區騁驎驥於漳滏之壤斯誠
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感焉何者
嵩京創構洛邑倏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
民至洛始欲向盡資資產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
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

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
不遑啓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
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寔且安靜新以勸其稼穡今國有
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
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
菽遍野鑿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
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士馬無跋涉之勞
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

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
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
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
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爲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
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
示誠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
尚書領御史中尉異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
都以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
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武乾殿勞遣平曰愉

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
上傾社稷下殘萬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
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
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
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歔流涕平對曰臣
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
摠管之任今大宥旣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
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
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

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擧
鐘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
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
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
柵填堦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
東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
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鬪死乘
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
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

都八十由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鉞
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
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
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
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
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以景明年前
爲限於是讞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
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縮以費散之條免其

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
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
將軍平高明擅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
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請酬以山河
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
百戶縑二千五百匹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
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
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
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

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
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道郎從賜平縑帛百段
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獎縑布六十段絳內襖
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
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
之所嚴勸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
之無敢乖之類田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
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
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

攻之今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回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不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其衆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杖一口持南徐州表去蕭衍堰淮水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

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群臣宴秋平前

靈太后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

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

匹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諡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

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

年有獻替之稱所制表詩賦箴諫頌別有集錄

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貞惠偉有當世才度自

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閣將軍

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

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為撫軍將軍相
州刺史初元又擅朝獎為其親行頻居顯要靈
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為散騎常侍鎮東
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顯
入洛顯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
城人不承顯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
通直散騎常侍宋遊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
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胥
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

李獎門居戚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甲
自少及長忠孝為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
歲北海竊據負宸當朝王公鄉士俛眉從事而
獎闔門百口司居京洛既被羈縶繫自拔無由託
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
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子為其純臣莫之敢距
表啓相望遲速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
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爲三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
天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
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
于戎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
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
人且相對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涓懸首事乃權
宜蓋非實錄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寃馬援物
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因
我棄人故見其若此又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

今日幽泉已閉龍橋成行內手捫心顧懷愧慙
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基茲有
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樊雍
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督
言于犯釐輶伏願天鑒垂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
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子精龍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文禪爵例降
精弟訓太尉默曹參軍

獎弟諧字虔和風流閑澗博學有文辯當時

俊咸相欽賞受父前爵武城侯自太尉參軍歷
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
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詣在史職無所
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入中止光祿大夫除金
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
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賤曰夫休咎相躡
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
前迹料趣捨於人情或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
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刑豈知夫一

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濤躬之悔吝無性
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
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
筮之弱齒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
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
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威北
暢而武戢鼎南遠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
生接武於儒館摠群雅而同歸果方貞而殊貫
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室旅奉盛王之高義

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未行連英髦之茂序
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
仍執羈於後距迫支及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
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且無端
悲涉物而多緒俄宮車之晏駕改乘轅而歸予
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杖而禔福既獻以命宗
功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規饗賦無征於湯沐
思守位而匪懈竊屏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
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爲難乃上應於列

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之
蕭散本寓名而爲仕好不存於吏法才實踈於
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於
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且以自託
雖邇倏塵滓而賞許雲霞栖閑虛以
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
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
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
月夜或水宴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
英華羞綠髮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慙洛水
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諠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
連於或號思烟戒而自反勛身名於所蹈奉哲
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乏使感一
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
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祭一去而貽恨張再
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博史於藏室慙班

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
局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
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
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 號之斯在屬運
道之將季諒冠屨之無尋奄昇御於鼎湖忽流
哀於四海昔漢命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
昌之陵陂亦繼 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
綱之道滅思踴踏於時昏獨沈吟於運閉遂退
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

雄而雷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勢俄隙
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
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母治少而亂多盧
遁身於東掖荀寤迹於南羅時獲逃於 卓仍
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知何遽
登舟而鼓拖乃公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
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方於山東何
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天風肆吞噬於甯距咸
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瀕隆渠

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羅於茲日諒
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
得投慙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壘望鄉村而佇立
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
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氣
張天畢之曾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禳之廓蕩
昔遽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
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最取爾本無篋於衰盛
忻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辰慶復推斥於官涖

延光華於壘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
何金紫之陸離鬱彰貂王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
尚民心之湯擾河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
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颺發
旆陵江而雲矯關閭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
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颺而縵繞苟命舛而數違
雖功深而柞天時難忽然已及網羅周其四張
非五三之親暱罕徇節於漢陽披百寮之冠帶
咸北面於西王矧足踈而任遠固身存而義亡
及宸居之反正振天網於頽綱甄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蛟鄉
探宿志以內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
豈釣名以干世獨皓然而任已同虛舟之不繫
旣未識其所以來亦且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
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
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願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
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
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禫制未終

表辭朝議亦以為優仍許其護蕭衍求通和好
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為聘使主諧
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
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曹虎門適復
今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為郎胥答曰特
為應接遠實故權兼耳諧言屈已濟務誠得事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
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北
間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
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數下豈是測影之地諧
答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
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答曰不常厥
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
曰躬入否危故遷相耿賁朝何為而遷諧答聖
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
陵三氣死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
古豈宜在此諧答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
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

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
德行四科之徒凡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
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
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
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
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
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勳海
王彙文經武左右皇極畫畫一九州懸密密四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儻宗室之秀
縮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
時譽民英勳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
忠亮宣讚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
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
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
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
集錄行於世

長子嶽武定末司徒祭酒

嶽弟庶尚書南王客郎

諸弟邕字修穆幼而雋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雋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吏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揆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正以高明幹略効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博第五三

魏書六十五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containing the characters '世' (Shi) and '世' (Shi) arranged vertically.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text in Chinese characters, arranged in a grid-like structure wit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ines.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detailed record.

